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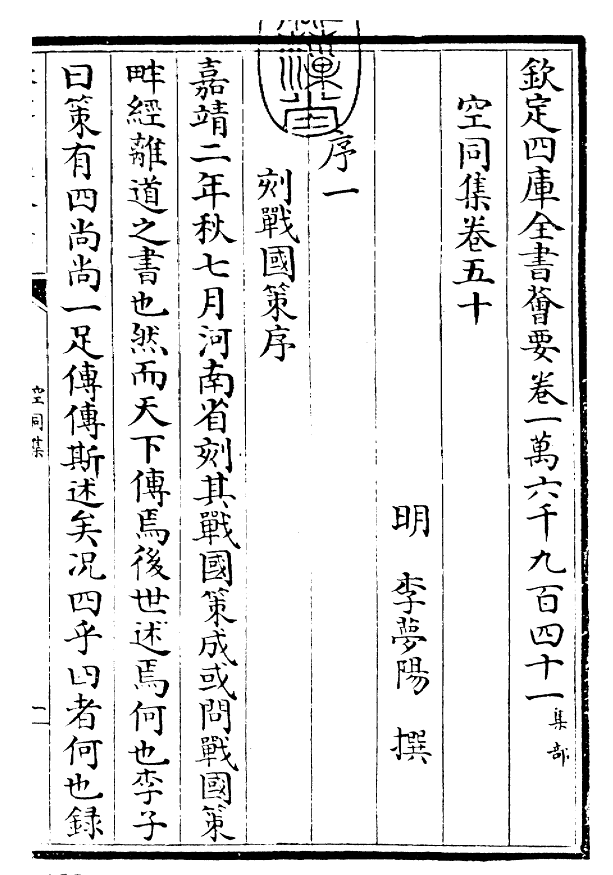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一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

明 李夢陽 撰

序一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録

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諆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畍細叩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横倡捭闔勢利唳軋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

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横議膠固申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眈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盖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大俗

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
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
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
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
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獘
巧譎相射遂為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
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
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

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為戒者也

刻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

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大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若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肢惑踰行竄亂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弘治間都

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内亡其三篇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閫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

闗子曰集奚而刻也闗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巳矣奚刻而布也

闗子曰夫吾惡夫巳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闗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闗子遇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蓄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

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餖飣晢矣出入黄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詼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閼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渭濱善矣不曰襲荆州之孤勦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顔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

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稱誸焉誸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且獎蒙進吳賛羽德曹謂備為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闕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

也偽不偽暇論哉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叙理然後疏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

取神器丕席父業逼遏禪㩀尊乃不趍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剷晦以明巳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殁身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

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㪅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吴亂天之意非為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吴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遯絶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顔延年注今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為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為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刋諸此訛缺姑仍之俟知者校焉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然興懐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剗去亡矣於是李子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巉巖立怪石撑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蝕剥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

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守義

者於是使為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
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黄者木
災也太羮之味豈羣口所嘐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
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
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
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
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眞不封不樹以
啟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

其注與評為八卷云凡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覽惻愴俯仰於是泣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

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邪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没於下位有武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諉邪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

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邪於戲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尼嫉者力黄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智愚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而悲也公既没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懐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内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録及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

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寶之為給事中卒有生曰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中

白鹿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凡乃興之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墜

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乎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焉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明矣又次之以創建剏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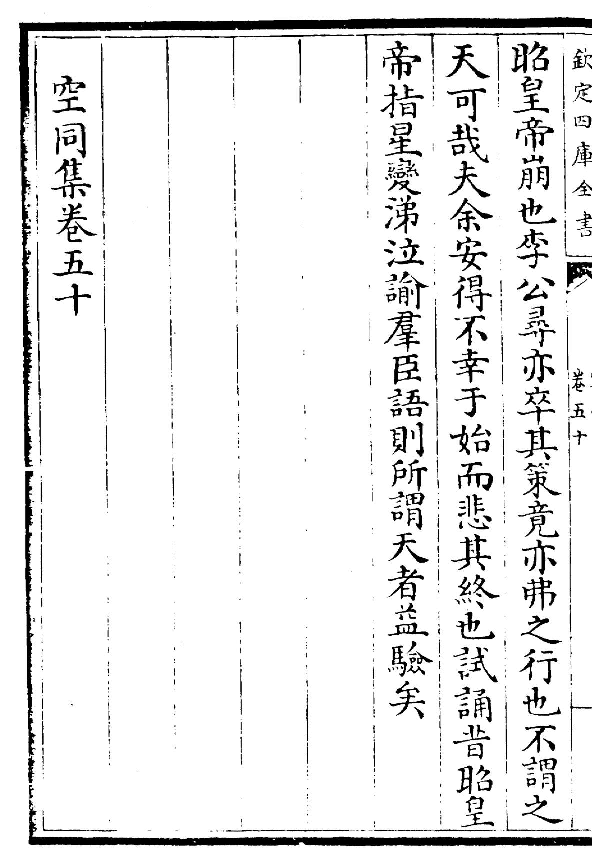
詺來比辭以談事所以示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
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遯
而綱目修皆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
予豈敢哉予豈敢哉予為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
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
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圮者可復耳矣或乃游昭道之地
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具觀程有要曰
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

蠲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端本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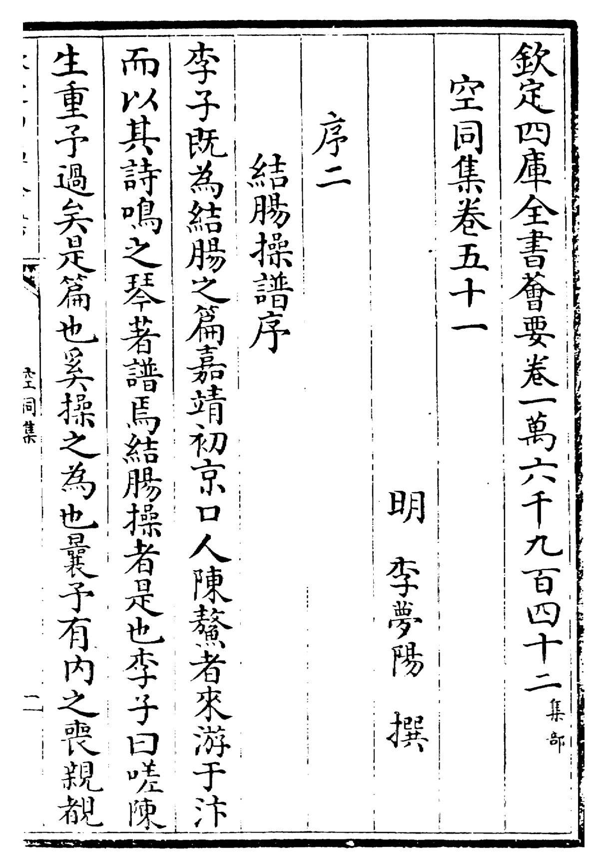
夫君臣之際有難道焉予觀内江李公蕃以端本策上昭皇帝帝覽之即日召蕃拜兵科給事中何其遇合之易邪然予未嘗不幸其始而悲其終也何則昔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帝隋王通亦以太平十二策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為此豈不欲君臣遇合哉然而有難焉其

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哉夫孝文固世之所謂賢主也乃於一李廣不能用顧拊髀思不得頗與牧則詎之竟弗之行也固宜雖然宋神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事帝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也故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為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亦賢主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葢駸駸向太平矣乃弗竟其志殂也論者咸歸諸天而



昭皇帝崩也李公夢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之天可哉夫余安得不幸于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昭皇帝指星變涕泣諭羣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集卷五十



空同集卷五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序二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既為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為也曩予有内之喪親覩

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永焉於是援筆而布辭疎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之君子謂予好恠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𢇁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測易曰游魂為變是也乃其為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

是故是篇也蠶始鳴之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嶕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黷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摘節其聲諶諶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鶴鳴在陰其餘音則颮颮然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遺些也李子曰予為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惚别悧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知其些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隕葉寒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

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内人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内人則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予何能聽汝琴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侖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三焉

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𦙍驗識發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真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𨔵邇信遠繼懲繩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文遂文而志則其志信同

知龍曰馬之為府也于時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
冦平以問汝載汝載曰予盖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
吾得戶口焉問人不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
吾得其美惡眞問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
先其大者焉耳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
之學持例發凡祖之史摛精掞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
乎世是故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兼公去取衷弘易勸
易懲李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

逾矩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

聲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為詞也健矣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閑居隱矣而真者則醜其偽夫偽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

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獘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罔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攄志弗俢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

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為聲也

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為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飧玆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喉喉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

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凉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偕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濵深野曠林百卉既痱乃有縞焉之英媚枯綴疎横斜嶔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闈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顔動顔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為吟手之為詩詩不言月月為之色詩不言梅梅為之馨何也契者會

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於梅也黄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玆之遇也何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導道録序

録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有所為皆非也故附往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争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名之則辭曰菲罔攸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遵道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利吾奚利本非為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真真者無所為而為者也無

所為而為故即其至為淺深均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為知仁者見之而為仁者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真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令也不然殊譎以標户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鼔衆惟恐不來來則利矣堅持以毁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鼔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真也有為而為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

之於是君子重有憂焉於是作遵道之録録其正以救偏録純以救駁録要以救岐録是以救非録本以救末凡以反真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即其至為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録遵道者意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録序

誨愚録者殷子録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别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録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虚者

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文以發之嶄巖浩汗才之奇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歙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為商挾束書弄扁舟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兎則敲石火溫錫榼炙腥肥自觴自歌

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
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門新
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奇特之流頗樂
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為詩才敏興速援筆
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
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
鄭生乃即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他人
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

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病痰咳不怮於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不

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耶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者不歛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喈喈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耶非春非鳥以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

動物以情徼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永之而詩生焉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子一命而跆廿年困窮固凝慘殞零之候也然吟而宣宣而暢暢而永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籟自鳴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觀風河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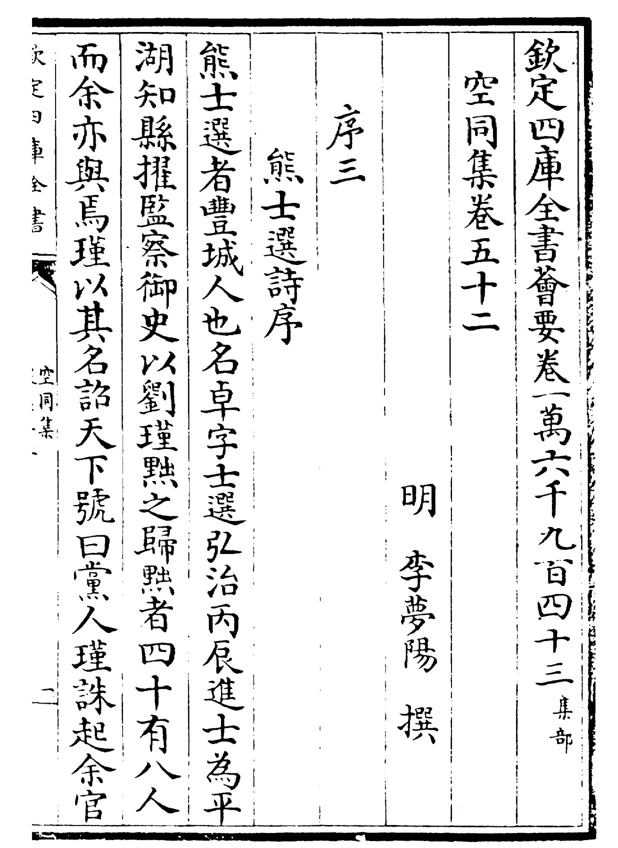
觀風河洛者為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河

洛者方也譚子之莅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潛洞臧否旁燭宄幽見之苟真颷激山屹利害罔移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為職者也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

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太通於幾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為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巳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儆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巳也夫譚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無適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燭爱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為風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

廣職斯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狹矣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集卷五十一



空同集卷五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序三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

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濵亡矣余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録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子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盖若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寛裕生養蕃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粱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内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

退理亂弗嬰于心盖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羣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令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覩數定

觀理盖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羅黨禍慘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子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廸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録子容寄我豫章子即豫章刊
馬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子在梁
子容計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文獻欷
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寶世所希遘見
遘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抑生不生生
而脩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吳中十數年間
鶱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竟轗軻夭滅亡也
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人李杜轗軻勃賀則

天未始不憐才流沸也然猶異代足寛解孰謂親遘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覩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為鬼魅之說非邪客曰羣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録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躭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迪功所造詣予莫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温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

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懿闡幽剔奥紀記名實即有蹊徑厥儷鮮巳脩短細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秦君餞送詩序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盖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為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以彰假物

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望矣聞賦蓁蓁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他人夫蔓草細物也蓁蓁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説也托之以物無遂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秦君為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為之賦嵩高山有賦大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

星亭者夫嵩山者言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蕪門者源泉有本也梁園銅雀五老德星者俯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徵也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徵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秦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然而造始于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

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黄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

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説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説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金音是已金音歙處士介存修作處士商宋梁間故其詩多為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反其鄉令數年矣以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作泯没不見於世

也幸子表之子於是作缶音序處士行詳見志表予故不述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顔詩序

希顔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皇帝奉王藩也倐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令種種矣而遊魂常遊於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王曰臣鑄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傍荊榛翳如狐兎穴之敢請王曰吁汝歸其遄歸君於是秣駟於郊載脂

其犨旆旗設軷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於其鄉周諸王諸將軍暨羣大夫士與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紱者車者馬者俎而酳者咸祖君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寥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鼎鼎者焉有斂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己則思是故古之人

之遇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轡之柔矣者法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鴟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之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曰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李子

曰夫名莫大於展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思本情莫先於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況兼之乎況兼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浮梁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老德崇而宦卑乃其吟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摭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耶夫吟者萬物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耶斯位與名共滅

之邪且弗刻兹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子孝子之於親是而無非愛而無憎修而無短斯非無非也見其是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柏松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曰愛生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即小罔

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即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詩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多寡無巧拙必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激而吟視形為巨纖人之吟則視所集為多寡巧拙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也多寡者搞也巧拙

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今為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户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為正德辛巳會今皇帝即位搜俊乂掇遺佚繹勞伐起廢屈元卿碩舊罔不祗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又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内守曰嗟吾父斯

不謂完名乎璽書及之矣抑非榮乎非壽何謂於是以公凡所受制書及凡所贈公言萃為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六懿四題是成何謂六懿政信德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信則孚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賛君禮則榮臣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題李子曰完者參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者徵乎獨者也是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完之也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忺之

也害而人名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也均壽不天也人完之天久之名之厚之榮之枯之也何也德貞則政孚政孚則人賛人賛則天利夫然後名壽獲而寵錫緜矣斯蹕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其貴也然有礱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美也然有揠而槁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不知其

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於是違道以干名名僞而戹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避戹戹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衆棄之矣又於是委曲以來賛賛行而天殃之矣所謂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即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也斯不知違者之獘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廉矣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李子曰善而不之見謂之心盲嘉而不之聞謂之心聾見之而不審聞之而不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

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并詩

何公曰予為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參政焉有旬宣圖太僕卿焉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巡撫雲南焉有出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滇蜀之嶮嵬目匯心發之以才是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泯綏夷邇悅遐來故旗牙輿馬鼓笳

槊矛之擁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緩雲滃霧漂搞謦布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薮虧徑路迴縈星軺霜幰出有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詠者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尚象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體乎禮吟歌效諸詩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諭志則春秋之例回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韙哉

遼矣

環環大抵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闟雯逐輶

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略西土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帶嵩隰淤原沙易霾恒風振槁布潤

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芃芃有棠是紹簡在帝衷

右旬宣圖詩

駉牡魯吟騋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它物以人茁

召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駊駊牧人乃夢維魚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收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戶華夷是參我公涖之

王化愈覃獻琛錫貝馹寡僔駿翡翠象齒猫睛金蟲

右出鎭圖詩

萍會圖序

萍會圖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二十

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

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乎夫萍之末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颻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

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其同王官同地盖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茲地覽其圖而歎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内有緑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閒東平之磐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道之以良而專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

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為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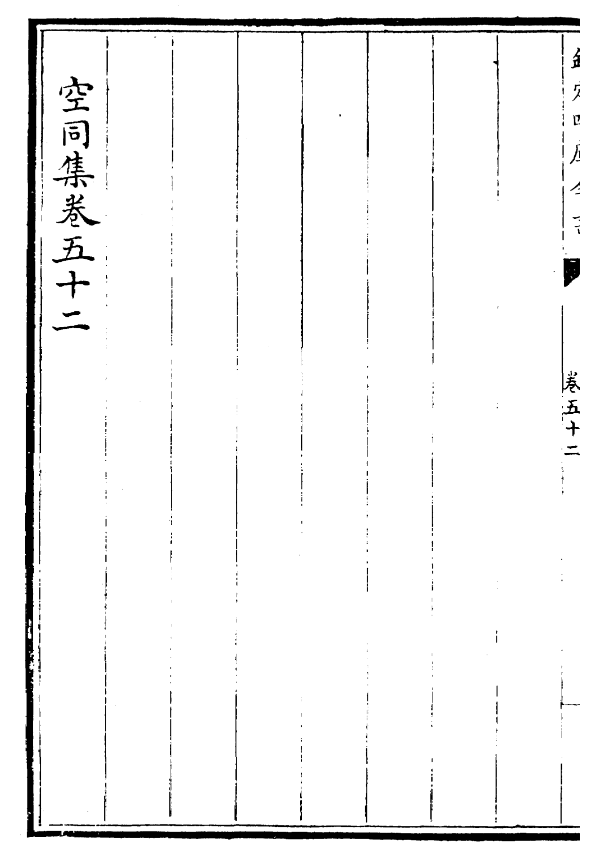
代同榜序齒録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録之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為私録而齒序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録乃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録之矣汝復私録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無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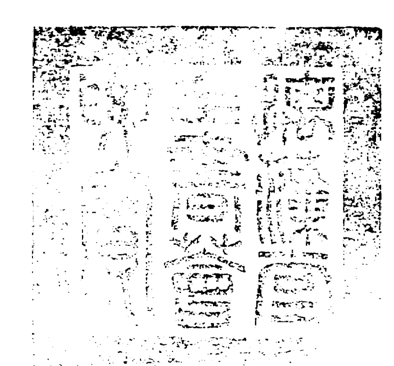
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天下有必義焉
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孔子正名是也情
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如周公之於伯禽之
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令一旦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
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
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不能無者也令一旦以名之
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
以是而行于鄉愚懼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

之義也齒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譆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録

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歎曰嗟事有小而闕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馬齒焉圖之它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空同集卷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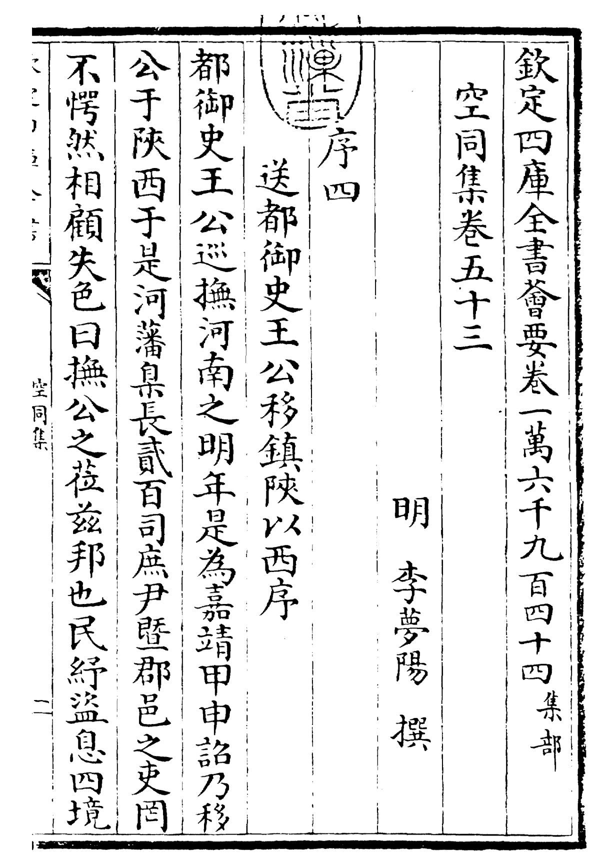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五 三王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五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序四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陜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廵撫河南之明年是為嘉靖甲申詔乃移公于陜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莅兹邦也民紓盜息四境

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令一旦移而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其殊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陜奚殊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陜以西旦主焉陜以東奭主焉河之南固陜之東也安知令天子不以旦奭待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

險事有難易才有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為易化險為夷變阻為利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陜以西險塞之國也羌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複故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奭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疎位崇者危名高者妒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勲流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子

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名公思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保傅夾輔之任陜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懽也諸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河與陜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别利持久占之矣久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也髙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始脱行省陟内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易輟藩屏而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甞與公指屈榜中人見仕

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柏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非歷千百年不材也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決議賛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蘄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悦民而民悦是所謂静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静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滞漾沔

登峴首躡楚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覵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其俗獷數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貧故其黴鮮知約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

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斯而已哉代夏為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歴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羣為空固非

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蓋
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
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即叟以
知險即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即平居以知臨變
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
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
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即天地中然巨
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

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戢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藪盜而啃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戢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頏頡者也有參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博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佚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譏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恕而廉是故威威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

蹶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倢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街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飲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脜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倢自其父矣嘗觀倢射于南郊又見倢餓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羣空也何也其寮皆千里才也

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之駒非渥洼不産觀鮑俣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之根不産花卉桃李之根不産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玉沙董公之為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扃鑰增範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旬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也舉進士

令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為政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而不知剸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内文而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有亹亹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為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真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即能陸剸犀兕水斷蛟龍顧安

所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駑駢騄能别之乎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斯良之矣故曰抱真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戸曹而參藩議而副臬使而領參藩政卿太僕進右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者重也故今綰銀章握紋符褎然為方面首前也疊疊

今也赫赫子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為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參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視而笑莫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思者或問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然有獲

焉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蓺之章惑焉詩曰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焉覩其績慚焉已企焉巍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髙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為之力長而益修譬之飢渇飲食焉或歉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羡而服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為藻華義經道緯探賾鉤奥噴芳摛英如飫醇而抉

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為仁則難罔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則從溝繁則剸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究避其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者也大夫自視欲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其人惕覩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緇衣改於既敝杕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歎不發於由而好古之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於攻蔽績莫難于歷試所謂髙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為三疊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羣龍載翔沛之為霖澤我萬方其一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旟旐斾斾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二維南有山桂也冬榮青青沚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其三

送石庵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庵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庯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諸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汙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示勸也人

臣不欲盡君之禄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隂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黄金錫歸杯酒釋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

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秉繡幰代天子出而廵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横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墉城畫辭廪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仁

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寛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勵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閆子序

閆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穀曰閆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閆李者同邑人也而又友也異姓而骨肉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友非義久必疎鄉非義久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義而久者

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久而戀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閔李者戀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聞古之離也聲諸詩九以持久昭戀宣義而闡求者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閔閔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闇國時有喪也郴李子賦關河濟南邉子賦郊月淞陸子賦金陵吳徐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緻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邉之詩冲

陸之詩緊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衕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覩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道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

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與詳為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為譜也遡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惇惇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

也于是乎踈踈則不一不一不合則愈逺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無悖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叅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

歸即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羣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刎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刎家之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夫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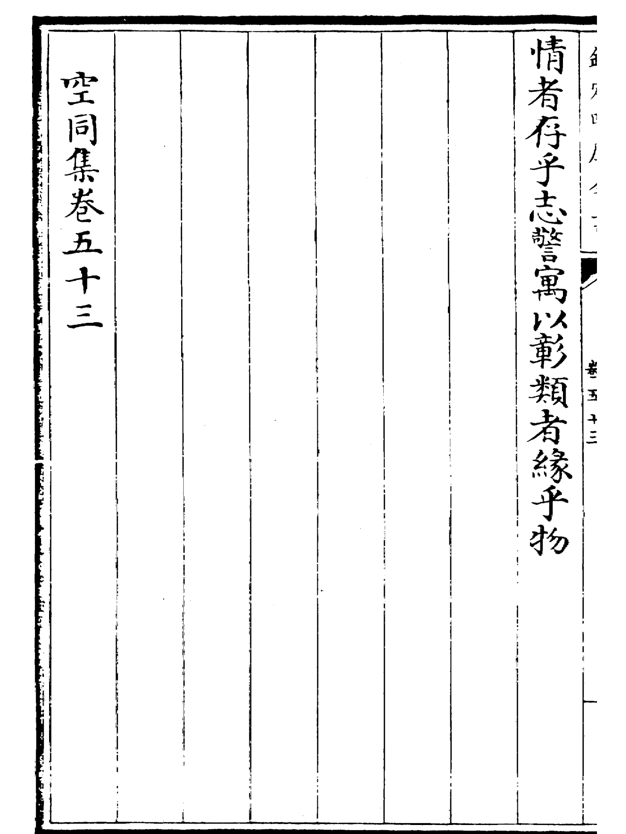
固非崇爵豐禄人也其仕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羣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久之而有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㫖能若是邪予故曰甚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峡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緣類以彰德則力為有循託物以寓謷則怠心靡乘執循祛怠非志罔成故曰士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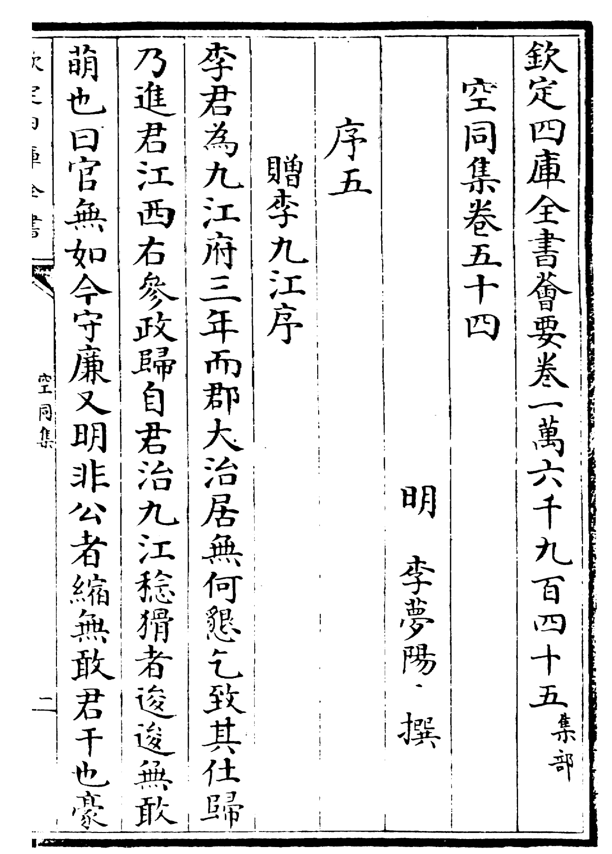
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胄起忿忿以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胄

人也為錦衣貴矣兄弟世禄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者耶劉子曰吾燕人也甞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之泠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是契吾志是故琴峽稱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隳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跡者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胄之於俎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者志為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



情者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空同集卷五十三



空同集卷五十四

明 李夢陽 撰

序五

贈李九江序

李君為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歸乃進君江西右參政歸自君治九江稔猾者逡逡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

傑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違民好君
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往面争然理勝争卒無撓者令者
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阿竟不行於是
九江䜿者不上之也他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
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
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
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泣涕咨君曰夫自走省人
事迄今頒白盖目覩十易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

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則良者揺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有能爭非其令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吏遷也君胡不少尞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楚謗有之曰翦緆長轂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闔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

廉則汚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閩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説道術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髙以取崇位博鉅資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兹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為礪頑風懦舉而使頑

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髙其地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歴試然亦漸耳既入必重膺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覶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焉後民哉斯非諳夫馬者也馬之登

耗國之舒慼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圉事嚴矣數馬以對寡富占矣騋牝強衛斯臧興魯阡陌成羣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顒碩佶閑詠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損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為太僕而後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令之

民非嘗復而免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副之而有不朘民者乎於是馬斃而民亦大擾故謂馬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未聞措之行令即遷玆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當行

而畏縮非勇相幾畜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寮方岳諸公以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為之言予非度時誠守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

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既失之也則又牽面目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官為家三令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孟敏之甑先幾勇止内無絓罥色不黷如窮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為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

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為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為此内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足以棲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

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繹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歔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啟之而誰也故君子謂公之歸有礪

頏廟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琯其先也而居任丘實自閩内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日河南左使臧公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

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岭屼劍峰指攢下視無地仰之無天若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徼風潩溻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蟲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其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幷代揚鑣鴈門之衢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

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之巉極偏鎮之區嶪嶪嶔嶔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河南其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信篤敬蠻貊行焉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

威庠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槩是夷而華者也其何
敢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寛詳出允納宣
明别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吉哉敢不敬承佩
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一餞
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仁也仕不
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别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
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

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為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内獄省乎葢其人嘗為刑吏矣以平名又録囚斯也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為叅政為按察為右使

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閒之天下一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故比條原情執而罔狗積孚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因者之志也公符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右使之程也糾邪敫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

輕去挈綱而踈目踣猾而矜拙廵撫者職也昔子官江之西見右使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計曰玆必敭之矣然卒敭之敭事巨曰三司如何咎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為則簿焉書焉瑣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用遺

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伏此所
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抛綱者也古之大臣不由也客曰
其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有本也詩云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言無往
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子謂其獄省而賦允也非欲
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自經而後經人之經
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
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

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廵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遏固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内地昂且

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内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邇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

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張張冀轉擢遂以為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莫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巳巳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酩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内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例異而事兼夫以昂

化重邇崇本一分為巳任而益之以内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兹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此地其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先是孫公以右使為此官江西臧實偕羣寮屬予文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為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亞

尹視使品㲄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即尹罔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為左使也幾三易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曁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苛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棼糾盤錯動干貴豪暮謀於幕朝諠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禁邪袪害一趨同俗邦

畿既凞四方是承厥機惟尹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温敲朴靡施此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廉厲望之肅如邇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

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為矣公揵為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

使擢令官云公之擢令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朋友非言莫申也夫寮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為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掮訊鞫典敷

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令以教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為令矣才令也為御史矣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令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

視履傃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為令才斯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

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為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為崇以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懇䟽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

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爲而靡撓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

小或罔容容者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見之而庸之矣八坐亢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則何公者即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别法立則紀綱修以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為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政外

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訩訩如焚而公乃仗鉞即戎指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昌為弗成昌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公嘗為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為郡為臬為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為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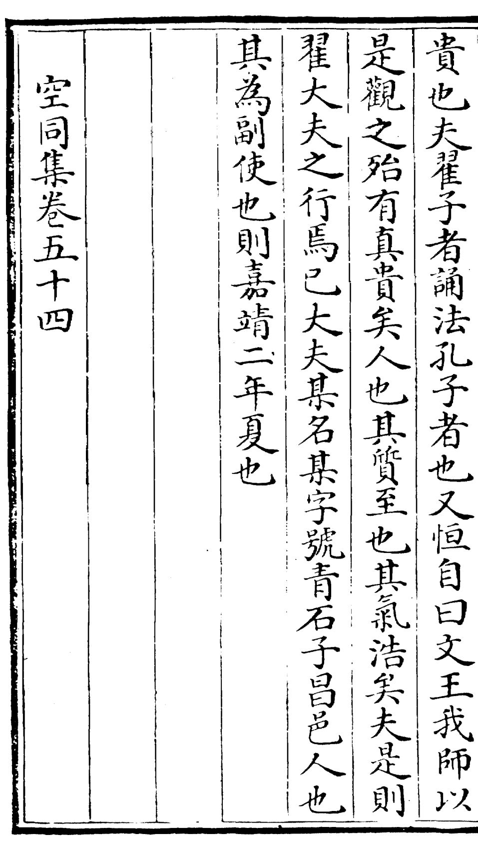
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北之者急要之心也明天子固且詔公入矣公行之日三司羣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羣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而誅垣出是官也時眼恒𤰞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或教之

曲解乃翟子則顔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為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換青為緋裼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則又咸為翟子賀乃翟子顔又欿然弗之居也曰夫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盡吾職焉已毁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

靡究訟者寡怨行之三年令問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柏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析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為物也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



聖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貴也夫翟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某名某字號青石子昌邑人也其為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空同集卷五十四